



东方讽刺大师

1

散文卷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朝花夕拾》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野草》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淮风月谈》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冬天的百

鲁迅简约文集

民族出版社



三味书屋

I210.4

3

鲁迅简约文集

散文卷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简约文集/鲁迅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3

ISBN 7-105-04718-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散文-选集②鲁迅
小说-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026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20.5 字数:550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全二册)定价:3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1903年摄于日本

小说鲁迅

(代序)

何 尚

公元 1881 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形势大好的年份,虽说官僚们还在摆宴,警察们还在捉人,太后还在乐呵呵地搞着生日庆典,但伊犁以北的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毕竟送给了俄国人,而且,负责画押的曾纪泽还是晚清柱石曾国藩的膝下公子,所以,看起来,也算不得一个形势大好的年份。

上溯 21 年,皇帝带着嫔妃太监一帮子人逃出皇宫躲事去了,人民找不到主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下溯 19 年,太后带着皇帝太监等一帮子人逃出皇宫躲事去了,人民又找不到主人,惶惶如丧家之犬。

像是两场大戏的幕间休息,这一年里,鲁迅降生。

似乎仅有国难还不够,1893 年,在翰林院工作的祖父因科场案城门失火,鲁迅举家去乡下避难,完全惊恐得不成样子。

几年后,随着父亲的一病而亡,好端端的一个仕宦之家,算是一塌糊涂了,这样的变故,相对一个书香门第,从物质而言,是小康坠入困顿;就精神上说,是天堂化作人间。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算是彻底尝到了。

因而,“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先是奔往省城,接着东渡扶桑,原本是去求医,结果却要济民。之后,他为垂危的山河开出了一帖新文艺的方子。

回到故国，还是万马齐喑，面对着一间铁屋子，他扯开嗓门大声呐喊——

他朝着阿 Q 呐喊，闰土呐喊；他朝着孔乙己呐喊，祥林嫂呐喊；他朝着方玄卓呐喊，范爱农呐喊；他朝着九斤老太呐喊，单四嫂子呐喊；他朝着知识分子呐喊，假洋鬼子呐喊……他上下而求索，呐喊又呐喊！

但夜太长，黑太深，世界空旷得没有边缘，尤其是醒来者的流血牺牲，让他惊悚而苦痛。

于是一通呐喊后，荷戟独彷徨；于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于是三闲二心咒华盖，南腔北调且介亭；于是江湖流落如野草，伪自由书筑旧坟；于是破帽遮颜冷嘲热讽，一个也不宽恕……

五千年的泱泱帝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矮小而巨大的人，冷酷而炽热的人；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针针见穴，字字穿心……

这个人的出现使我们懂得了希望、痛苦、自由与抗争，使得我们认清了自己卑琐的面容，并唤醒了我们沉睡的生活。

然而对成千上万的写作者，这个人所带来的损害也显而易见，他成了一道难以跨逾的横杆挡在那里了。这使得任何一个后来者都没有脾气，都绕道而行，尴尬得了不得。偶尔有几个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扮三分怪相，放两句狂言，但终究蹦不过去，也只好绕道而行，结果仍然是尴尬得了不得。

如同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城堡，一个民族也不会有一个千秋万代的鲁迅，这一道横杆总是会被跨逾过去的，只不过它需要的不是勇气、不是才情，而是智慧、悲悯与时间。

目 录

小说鲁迅

(代 序)	(1)
-------------	-----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小引	(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5)
阿长与山海经	(9)
《二十四孝图》	(14)
父亲的病	(19)
琐 记	(24)
藤野先生	(30)
范爱农	(36)
狗·猫·鼠	(43)

《野草》

《野草》题辞	(53)
秋 夜	(55)
影的告别	(57)
希 望	(59)
雪	(61)
风 箏	(63)
狗的驳诘	(66)
失掉的好地狱	(67)
立 论	(69)
这样的战士	(71)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73)

《热风》

《热风》题记	(77)
随感录三十五	(79)
随感录三十六	(81)
随感录四十九	(82)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84)

《坟》

《坟》题记	(89)
论雷峰塔的倒掉	(92)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95)

看镜有感	(99)
春末闲谈	(103)
灯下漫笔	(107)
论“他妈的!”	(114)
论睁了眼看	(118)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22)

《华盖集》

《华盖集》题记	(131)
长 城	(1134)
忽然想到(四)	(135)
战士和苍蝇	(137)
忽然想到(五)	(139)
杂 感	(141)
忽然想到(七)	(144)
导 师	(146)
有趣的消息	(148)
这个与那个	(153)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小引	(163)
送灶日漫笔	(165)
谈皇帝	(168)
“死 地”	(170)
一点比喻	(172)
纪念刘和珍君	(175)

《而已集》

《而已集》题辞	(183)
谈所谓“大内档案”	(184)
略论中国人的脸	(190)
流氓的变迁	(193)
小杂感	(195)
再谈香港	(199)
文学和出汗	(205)
“友邦惊诧”论	(207)

《南腔北调集》

《南腔北调集》题记	(211)
为了忘却的纪念	(21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22)
谈金圣叹	(226)
谚 语	(228)
沙	(230)
上海的少女	(232)
“论语一年”	(234)

《伪自由书》

《伪自由书》前记	(241)
电的利弊	(244)
从讽刺到幽默	(246)

文学上的折扣	(248)
中国人的生命圈	(250)
言论自由的界限	(252)

《准风月谈》

《准风月谈》前记	(257)
二丑艺术	(259)
中国的奇想	(261)
“中国文坛的悲观”	(263)
爬和撞	(265)
重三感旧	(267)
夜 颂	(269)
秋夜纪游	(271)
我谈“堕民”	(273)

《花边文学》

《花边文学》序言	(277)
女人未必多说谎	(280)
北人与南人	(282)
一思而行	(284)
偶 感	(286)
骂杀与捧杀	(288)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序言	(29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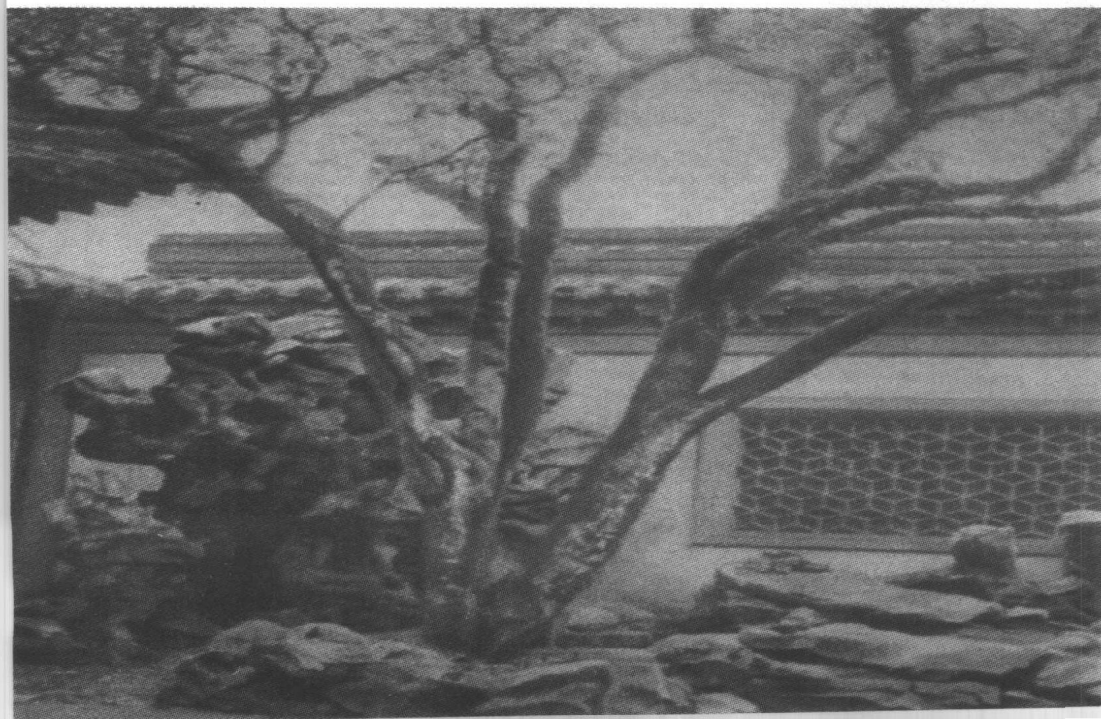
拿来主义	(295)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298)
看变戏法	(30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303)
论俗人应避雅人	(305)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311)
隐 士	(313)
论讽刺	(316)
人生识字糊涂始	(319)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22)
从帮忙到扯淡	(324)
我要骗人	(326)

附一 鲁迅自传.....	(330)
附二 鲁迅生平著译作品.....	(332)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小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

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